列傳二十九至三十五

源賀 子懷 懷孫子雍 子恭 薛辯 寇讚 酈範 韓秀 子務 尧暄

嚴棱 毛脩之 朱脩之 唐和 劉休賓 子文曠 房法壽 旅子景伯 景先

羅結 子斤 孫拔 伊馥 孫益生 乙瓌 孫乾歸 和其奴 苟頹 薛野豬 子虎子 孫曇尚 宇文福

費于 孫穆 孟威 韋閬 孫儁 韋珍 子纘 蔑 蘇湛 杜銓 裴駿 子修 修子詢 駿從弟安祖

辛紹先 孫祥 祥弟少雍 紹先次子穆 穆子子馥 柳崇 竇瓘 子遵 許彥 李訢

盧玄 子度世 度世子淵 淵子道將 道裕 道虔 道約 度世孫義僖 度世子昶 昶子元明

魏書 九 卷四十一至四十七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

審其得當已作得其北夷作宜係其實係乃得字之誤

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彊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勳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誅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刼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愍今勒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以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沓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

案誠言本當作忠言此或隋人所追改下延伯傳誠孝字亦同

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嬬嬬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是歲河西敕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敕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

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於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敕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眞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勿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賻雜綵五百匹賜輜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海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

麟襲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爲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刼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肯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

案若當依上文作苦

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若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駮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惇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徒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淸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有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世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荊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墻之釁籍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鎭戍達於荊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亦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王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客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淸蕩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

案黔當作黔

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别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勲時敕旨但赴所臨壽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麗以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勲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百戶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

案北史作授北馮翊郡開國公此字疑北字之誤又乙巳授字上耳百字上當振北史增九字

案給上脫一字

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王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

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筭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暨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黻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氷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時武興氐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氐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煥並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了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祿大夫贈

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閤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奐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

祕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

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

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

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

戮力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

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

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

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

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

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

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

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

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

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

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

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甕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固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案固行當作同行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質小字鄒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爲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爲軍司延伯率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勇冠三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付以後事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陸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

案城若當本作邑若此亦隋人追改

案開國下脫伯字

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甕棠橋戰先鋒陷陳身禽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惠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

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
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
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惟察情理此則孟浪
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
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留之日即應杖
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已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
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
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
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怒遽不得攜將
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甲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
然嘗無憂慼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
授化推究二三眞偽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
旬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
河州羌邵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
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
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
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執物
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
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
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
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
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
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
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

案物當是總字誤因隸作書總作總遂誤作物

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乂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冑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率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

富書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秦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黄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内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澁不通以子恭爲當□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無軍將軍武泰初郢州刺史元顯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刺史臯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

將軍又兼尚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閤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益軍閤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麤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尒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於緱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荊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兗州刺史章綬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與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文獻

案橋疑當作矯

案元象元年下當脫一年字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頴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並降
子恭弟纂字靈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
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懷弟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討敕勒有斬獲之
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
老解官歸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
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效立夏
方身亡冀野惜乎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終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薛辯
寇讚
酈範
韓秀
尭暄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
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
彊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
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彊卒辯復襲統其營爲興尚書郎建威
將軍河北太守辯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

馬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七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討赫連昌敕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尅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真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世祖賜名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宋刻無斷字）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氐仇辱檀彊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寇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陽（北雍本作平）太守許合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

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徹字寧宗少有文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蕭賾遣將寇邊詔徹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徹隨例入朝屬開華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徹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襄父以蕭賾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酋[illegible]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險最爲狡害刼掠道路侵暴鄉閭徹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歷尚書左外兵郎左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徹弟[redacted]字崇業廣平王懷□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麟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賾使至乃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

案宋本作右將軍從殿是左字誤

河東太守謚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隣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轉尚書郎兼尚書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虜將軍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在將軍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驎駒弟鳳子自徙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爲太子詹事永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爲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閤將軍爲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爲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沒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景宋本作曇暨宋本是也前頗無曇賢名北史作聰弟和聰弟和曇賢弟也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曇景賢弟和字道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永平西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頓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齊寇晉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爲西道行臺節度都督傅豎眼諸軍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弟破氐爲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賢爲鉅鹿太守

破氐弟積善爲中書博士臨淮王提文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之有道術世祖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於墓又贈修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苻堅破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許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

州之郡縣以撫之於是流民繦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王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眞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悼惜之謚曰宣穆

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興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赭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恒農大盜張煩等賊害良善徵爲都將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追擒之拜振武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

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却鐵忽反又爲城民菊都刻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蠻反於三鵶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尒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明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兼尚書爲荊郢行臺代遷除征虜將軍普泰中襲爵又爲東荊州刺史永熙中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祖踐阼追錄先朝舊勲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停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

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此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栢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甲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速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彊敵抵羊觸藩乎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尅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

案升城升當作斗北史蔡宗白曜傳作斗城不誤張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白縣西南然齊書白曜傳及劉休賓房法壽宗愛等傳地形志俱作升城北史休賓等傳亦作升長升斗二字多相亂

案道固崔道固也

案必上當有缺字

案史武當是置名武非連進為名進云二字連讀

案侍御刑犯句恐有誤

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筭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元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軸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中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神虎弟夔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雅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雅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

案兩雅字皆當作雅北史避高宗嫌名皆倚其字季業

開國子邑三百戶惲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尒朱榮稱兵赴洛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諸者僕射父昞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高宗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彊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會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內侍長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務襲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爲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

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還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靈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擲蕩羣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旻馬道進等許殺蕭衍黃坂戍主率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既不至而詐表破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宮吏高宗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兩部太和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時蕭賾遣其將陳顯達寇邊以暄爲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乃班師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十匹紬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賻帛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撤由是暄長子洪襲鎮北府錄事參軍

子桀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謚曰思

遵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頴州刺史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謚曰敬

子愛恩爲侍御中散典官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得馭遠之等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案議上有脫文當據鄭鄤范贊取之爲帝與辯表

鄭敦煌相對不脫一秀字也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嚴稜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稜馮翊臨晉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爲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稜朝太宗於冀州嘉其誠款拜平南將軍賜爵郃陽侯假荆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世祖踐阼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子稚北維本俱作稚玉襲爵眞君中詔稚玉副長安鎮將元闡率衆一萬迎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載遣將拒嶮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莞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曇襲爵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眞於青泥脩之被俘遂沒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廳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城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吳兵謀爲大逆因入和龍與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

劉璋爲連孫氏守窮蹐區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而以爲管籥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太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謚曰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吁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宮王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爲散騎常侍羌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公

子泰寶襲爵徙虜長史例降爲侯卒

子乾祐襲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毋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歿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於敦煌以寧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

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
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
與阿若戰殁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
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
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
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
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
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眞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
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眞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尅平和
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
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
內都大官譯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
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
陝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爲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襲爵歷并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
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
晉昌公顯祖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
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
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
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延興二
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盛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闡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鄒鄒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問歷城鄉邑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許言聞王臨境故來祗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戀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彊兵勤肅衛方城狹嶮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

案詩下當橋北史增衍字

案今下當脫一字

案一不當脫一往字

案固誤作因北史系孫宋本亦誤

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爲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尅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啟告山河曰若負休賓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顯祖以道固既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遣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

案劉氏宿指宋言於賓字讀句

道固子景業與文驊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遣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驊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與二弟文顥季友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曾幸方山文驊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書李沖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驊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眞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跱並拒王

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
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内等送臣母子至
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
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
塗炭豈堪為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
歷城即率士衆送款軍前既尅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
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
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為客例臣私釁深重
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
榮爵為在事孤抑以人廢勲高祖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歷城
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為功也文暉對
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鄭毅破齊七十餘城唯
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
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萍安都畢衆敬危急
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
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
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城亡父固守孤城
則非一朝可尅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
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為上假赤虎之信下
衒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redacted]勤對
曰臣愚六蔽文武無施響絕九皇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
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
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
嶽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

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遙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已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叡叱文驊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驊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耀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驊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爲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閭曰不來文驊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驊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寄敕酬叙文驊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敕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得懃懃既而賜文驊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

子元襲拜員外郎襲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文顯性仁孝爲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

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錄事參軍

聞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
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
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
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
標云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羣
小而爲刼盜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
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盜殺腊
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歲餘過沈文秀崔道固起
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劉彧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
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

固軍甚爲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
秀悉復歸彧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
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
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
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爲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
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
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
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
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
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爲冀州刺史
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爲清河太守思順爲濟南太守靈
悅爲平原太守伯憐爲廣川太守叔玉爲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爲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卒同饑飽坎壈常不豐足甲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爲青州伯祖爲從事郎中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王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慈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姓田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尋大所蹤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彧給事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遙共法壽語靈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賓於別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敘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靈賓遂歸梁鄒

靈賓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官至州治中敎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爲平齊民雖流漂屯圯操尚卓然並卒於平齊

靈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中書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

記室參軍愉反逼宣明爲太守
靈賓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內徙爲平齊民太和初高祖
擢爲祕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昜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以爲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
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融討葛榮沒於陳贈安東將軍濟州
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將於九山戰歿贈撫軍將軍兗
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
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爲步兵校
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爲武昌王
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每有戰
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爲蕭鸞南陽太守高祖
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
兩王是以躬總大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威深可
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爲
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鑾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遣謂曰朕親
率麾旆遠清江沔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

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賾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賾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尅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王失德民望有歸王上龍飛踐極光紹大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懃懃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尅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尒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有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瘖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爲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爲有司所奏高祖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爲馮翊桐卒官

崇吉少驍勇爲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傅靈越率衆棄郡南赴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崇吉卒無所顧會

道固歸或乃出其母或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從兄靈獻爲長史姨兄賈延年爲司馬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傷之乃遣衆陵城崇吉設土葷方梁下相舂擊不時尅殄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賓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爲歸安縣崇吉爲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爲太山太守轉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還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長子士隆興和中東清和太守帶盤陽鎮將

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大其門戶起家濟州左將軍府參軍將兵兆王繼爲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均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爲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

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郡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內肅然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尒朱兆入洛刺史扇贊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劉彧之殺子業自立也子業弟子勛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之率兵助彧後背彧歸于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劉彧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彧乃止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尤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嶮盜賊羣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

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勝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於家時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在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壽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樛紹又啟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申能據東義陽城內屬敕景先爲行臺發二荊兵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亶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璠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興而兆徵不差有

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昌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烟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實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三三未究往旨

問湯尅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禀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乎乃考之咎殷鑒致誡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字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亂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

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
喪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
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
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
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
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
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纕絰
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尚改
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醮從天人倫所重保
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
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
生既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秉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
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
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冑禮不上通昏瘉後燼四主是主此便
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玄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
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誡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
推咎於天則神不棄登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

弗眷郊饗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亂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
日月有度炎涼啟辰 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
和升準徂節使晷數 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
闕 永容可爲愆玄象 一差未成巨戾且抄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
合璧之月叙食弗當 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絕仁者之兵義
不妄興王赫斯舉將 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
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
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
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
忌孔辛卯豈獨成醜 日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與闕
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
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脩素王
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
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符璽郎王神貴荅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
有可觀前廢帝時奏 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
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 太子家令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
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刼賊已殺十餘人
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
曰齊州王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

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效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終

魏北圖藏 民國廿四年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馱
乙瓌
和其奴
苟頹
薛野賜
宇文福
費于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

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魃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子斤太宗時爲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錄勲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驛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敕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爲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靜陪葬金陵

子敦襲爵有姿貌善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後侵例降爲侯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靜

子阿奴亦忠實寡言有智度以勲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襲爵稍遷中散大夫卒

子殺鬼襲爵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敦弟拔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爲王除征西將軍

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降爲公卒贈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渥渥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昌有功賜昌女爲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敕勒爲賊所襲殺

子蓋世宗時左（宋本作右）將軍直閤將軍轉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鑒累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以孝靜外戚故也

鑒弟衡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爲軍將數從征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馥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神䴥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加振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唯司徒崔浩勸世祖決行羣臣出後馥言於世祖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尅涼州世祖大會于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正奇馥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顧謂浩曰馥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馥性忠謹世祖

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馘爲尚書封郡公馘
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
祖問其欲馘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
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
出爲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典宿衛世
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
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爲三
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
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五年薨
子蘭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益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
城子神龜二年自驍騎將軍直閤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
與荊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尅而還坐
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
軍西道別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益生爲次焉進號征西將
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歿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
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閤將軍
馘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
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
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

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卽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爲逆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諧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轉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陽子除奮武將軍高祖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安南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羣臣議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爲宜以德命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愼法不受私請時以西征吐谷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

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尚庫曹下大夫卒

苟頹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勲於太祖賜吳寧子父洛跋內行長頹性厚重少言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頹爲前鋒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還遷奏事中散典涼州作曹遷內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抑彊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頹應選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訴李敷之誅也頹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衛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永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賵有加謚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桑乡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并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愍

子景蠻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頹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州刺史潁川侯卒贈光祿大夫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頹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薛野賭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朱本無時字）率部落歸國太祖嘉其忠款賜爵聊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閑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賭少失父母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爲稱職賜爵順陽子野賭少孤父侯不襲至是賜爵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爲

枋頭鎮將虎子素剛簡爲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事先帝過霑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罹非罪自擯黜此蕃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顏遂流涕嗚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用憮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不絕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仍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徒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一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入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糧植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

萬代承之聖王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
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
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今百辟足以代耕
編戶享其餘畜巍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
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
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
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
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
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
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
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
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作制已行不可以小
有不平便虧通式在州戍兵須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
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
宛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嘗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
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
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
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
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
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
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
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
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
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爲侯景明中爲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年四十二

長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爲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爲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内併殺數人爲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忱弟安顯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弟曇慶少有度量永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爲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採遺書於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閤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曇寶弟曇尚有容貌性寬和初爲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蕭衍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能援遂爲蕭衍將王希躰所陷拘曇尚送蕭衍衍以禮遇之曇尚乞歸衍乃聽還肅宗復其本秩武泰初尒朱榮擅彊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常侍使於榮託以慰喻密以觀之建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尒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尒朱榮之死授持節兼

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根後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昌初
加征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驃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尚凡
歷三州俱稱貪虐還除將作大匠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
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曇尚弟璥字曇珍武定末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
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
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
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
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
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敕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
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
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尋補
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
一千專殿駕後未幾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
兼武衛將軍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
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
大被褒歎蕭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高
祖指麾將士敕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絕
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
奔潰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
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景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
軍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

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太僕少卿尋以衍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還爲光祿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爲金紫光祿大夫出除散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弔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少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別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萬俟醜奴戰歿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仲融

融弟仲衍

費于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爲寧東將軍泰常末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犍爲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歸誠勲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子少有節操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商賈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萬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還朝拜左軍將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北雜本作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烏尒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及六鎮反叛詔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

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
僧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爲
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
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
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僧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
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爲榮所知
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
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伏今
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
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
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
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中正蕭衍遣
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爲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
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破之生擒義宗送
闕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遷使持節加
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
邢杲破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
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銳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既無
後繼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
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
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

配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
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
直閤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
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遠畿迎接阿那
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
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
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
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李稍遷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
預尒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
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
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敒以勇
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
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
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
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名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
矣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終

羅結拔拔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拔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案太祖初即位年號天興拔仕高祖其孫必非太祖時蓋年號誤也

乾隆御覽之寶

魏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閬

杜銓

裴駿

辛紹先

柳崇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乾隆御覽之寶